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畧卷五

聖學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伏惟　皇上嗣登寶位繼承　列聖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講讀凡內外侍從俱用愼擇賢良廉謹之臣不幸　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

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本　皇上進學養德當
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
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　必常之意乞預命吏部禮
部翰林院公同推擧以名聞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
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寡欲者不得濫預師友之臣則他
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
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善言僕臣賢否係君
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
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
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俾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

習悉皆屛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巢動輒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己不一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緝熙聖學疏　　許瓘

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經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

兕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
能舉群盜如鴻毛促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成
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臣皆
文學智謀之士日夕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身忘其倦故
能刬刮僭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
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
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
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
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愼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
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

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無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脩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從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講讀之臣庶可日脩其職講讀之職既脩雖　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啟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於以脩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

治道有脩明之効於以攘邊虜則脩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甚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　天王之明聖者乎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

之資於外者傅而為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無為而天下治也今　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珍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納聽忠諫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為堯舜之君故天下皆翹首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華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弼深外資翊傅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宮僚伏覩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根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

辯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易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　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

放逐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勸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　陛下準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定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諭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言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爲賢何者爲否政事何者爲

得何者爲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興亡若此之
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爲而無慚凡經書與訓
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大臣講
官使居前殿之右廂凡遇題奏或有奇字奥義則録示講
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
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慾少而理明當夫萬機
閑暇之際且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
微邪佞進而忠良退必使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
陛下之得於内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千朝
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幷六科各輪番

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所銜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然後而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批答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利弊兵民休戚年歲豐凶下至五

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輙議行之其說使諂諛者則斥逐之愚蠢狂直者則容恕之謇訥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為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愽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違聦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論但如近臣之職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乞添進日講并東宮性理等書疏　張元禎

伏聞心學與理學體用相須初非二致心學以存心言心存則理益精理學以窮理言理窮則心益睿二帝三王所以隆治化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實自此始其說散見於五經四書固已明備但求其直指根源提挈要領使一覽即知其緊則莫如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敬齋箴尤為切要乞於日講之所令內閣將太極圖等書同周易大學衍義以次分發臣等進講庶幾一得之愚少裨萬分之一臣伏覩 皇上每當萬機之暇焚香默坐靜養天和此正程子以靜坐為善學朱子以調息收心之意其太極等書主靜主敬之說亦已有本而得其要矣如

因臣等進講前書更細繹熟復優游厭飫則聖學愈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矣臣又伏見　殿下逐日講讀尚書論語固足以啓沃睿衷養正作聖然復逐日習字一紙非帝王所急似爲妨工乞將孝經詩經幷小學等書分日輪流尚書論語講解不必如尚書論語遍背止是將聽熟識每月三次容講讀官將已講解過者挑誦一二十字以見　殿下留心其習字亦不可廢每日暇時止作數十字不致生疎可矣但小學詩經篇章頗多帝王之學惟在知要乞將小學詩經節取有關綱常治亂生民休咎之大者及眞德秀大學衍義所載孝言孝行附之孝經同

委臣等講解庶幾聽覽不煩說皆有益仍於講解之時左右伴讀亦皆執書旁聽退居不時使之講說賜之問辨詩則不時使之陳誦賜之歌詠如此則 殿下不必自誦自讀而聞之自領會矣

講學圖治疏　　謝鐸

臣等伏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令校勘翻刻以供 睿覽臣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在宋神理二宗雖嘗獲覩是書卒不能推之政治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有望如 陛下今日之舉也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

之中月之望四時之交正易所謂泰所謂大有之時也宜若無待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昃之漸望者虧之漸故聖人於易任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無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有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歷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豐泰大有之盛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哉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

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爲君子而不能用知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究竟尚涉文武之所以爲知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謂漢唐三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亦略可見矣蓋必君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謂之知而苛察之知非知也必君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君唐憲宗不沮群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

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知也玄宗溺於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讒而不能自蕭望之之冤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其治亂安危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事皆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忌憚者自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恥者自如飭官司也而污濫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罷散益以擴減省有制而[illegible][illegible]疲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斂無困於追呼者莫非不行而幸門日闢簡練非不舉而私挽日衆實効罕聞之財而有功者未

必勸罰將聯獲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獘根獘源將必有在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妨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礙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 陛下密察此心惟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知力行此心之仁奮發此心之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爲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篤日置左右薰陶啟沃稽之經傳質以是書宜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其人而

興行其政而得則曰今豈亦有是乎見其用其人而亡行其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却顧兢兢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蠹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此豈泰大有之業可保如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伏惟 陛下察臣之愚誠以今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 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

講學親政疏　　王鏊

國家經筵之設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

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皆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免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成王訪洛於群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其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有所得而今也閣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

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漢光武
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
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
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
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輪直
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
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置學士高明詔誥天下皆
出御製齎翰如飛群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昭
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
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

宗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嘗故學士沈度之書
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務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
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循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
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
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開則進
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
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則　聖德日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

前矣　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絶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雖欲言無能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内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聽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

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示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賜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

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 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

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必陳於前則舜虞之明目達聰亦不過是矣

·建言疏　　胡世寧

臣聞人臣之義知無不言臣竊見 陛下天性聰明日勤聖學至於敬天法祖愛民求治之誠誠有格於 皇天而非三代以下令主所能及者然臣竊聞帝王之學有要其推之於治亦有要臣愚私忍 聖心泛勞於上敢述所聞以獻臣聞帝王之學中而已矣堯之授舜舜之命禹皆曰允執厥中嗣是以來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尹周召

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至吾夫子繼往開來而傳至其孫子思遂筆於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爲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情也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寂然不動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其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事無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也夫喜怒哀樂發之一心之微而措諸天下之廣凡 國家刑賞之政慶恤之典無不皆由於此故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故如人君喜有賞怒有罰當喜當怒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

而猶滯不散皆非中節也又或今日當賞若因前日之怒格之不賞或今日當罰而以平日之喜縱之不罰又或此事當賞一分而因喜賞過二分或此人當罪一事而因怒併罪其餘亦非中節也故人主於平居無事之時常當涵養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則又臨時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於哀樂亦然不徒今日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此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何德不脩何治不隆何災不弭哉先儒以為此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者不過此中而已

伏願聖明留意於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隨事不同故執
之者常如持衡之勢不使少有所偏如古聖賢論治體則
周公告成王有曰平衡即有條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
有辭謂使百工知上意衡各就有條明白奮揚而起工惇
厚溥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於後世矣夫當守
成易溺晏安之時而不爲明作有功之戒則士習偷惰而
廢政殃民日見陵夷之狀矣若專明作有功而不爲惇大
成裕之圖則治流刻薄而人心不安又非悠久之道矣此
二者不可偏廢亦執中之意也故周公欲使百工知成王
意向如此以供職而使其君長有令聞於後世忠臣爲國

遠謀之意如此臣竊伺見 國家承平日久士習因循偷惰大甚以致政弊民瘵天灾日見 聖心憂勞累年今一旦豁然天啓奮然雷動信用忠賢釐革政弊人心惕然警省政治煥然一新知我 皇上勵精圖治之志而皆爲奮明作有功之舉然而中人之性素無定見惟事隨風趨靡以速時名而或事爲過舉以失 朝廷建中立教之本意則非惇大成裕之道也臣近見撫按參官本中有以飲食紙劄應用徵物而即坐贓奏提者至或大姦大貪置之不舉而惟紀此武職小官以塞責如此臣恐諸臣倣效刻薄成風而傳諸天下後世不知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德非同

公願其君永有辭之意也除此小事臣已啓令攻正外至於大政事大賞罰之有關於天下大體者伏願　聖明特勅大小臣工令後供職行事常懍明作有功之念而不可有失惇大成裕之體雖懍惇大之心而又不可遂忽明作之志復蹈因循之弊則　陛下之聖學推之政事者真爲允執其中而堯舜禹之聖不是過矣至諭聽言則舜戒禹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是則舜之大聖亦欲其臣正諫也雖然樂正諫而又曰朕堲讒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堲讒而又曰欲竝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疾之不爲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也此舜之執中見於所言者如此至

於後世孔子論事君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將順與匡救皆忠也孟子則曰逢君之惡其罪大則深惡逢迎之不忠也臣昔上論逢迎與將順不同君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事情不同忠邪所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不明人心士習不正妄以將順為逢迎而各欲掠取正諫之名故於君上至德所當將順者而亦曲加沮遏以為匡救其惡者其心靡懷報國之誠惟圖媚寵之利因而排擊忠良為除異己至欲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

年以来主威不立善政不行民生困苦亦已甚矣其罪盍不止辨之所塈也近賴　皇上天日開明赫然奮發嚴毅屛除士習一變矣然恐其間或有事當嘗而言或過激又或心本効忠而意見差謬者與彼讒邪同棄不無可惜又恐中人惕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姦莫之敢論至昧哉　皇上本心納諫之誠以設　國事伏望　聖明容臣與吏部細加查訪并凡因公降謫官員察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長短陞纘上請或還原職或量收敘至於情理難容不該收敘之人又謫遐荒者亦乞聖慈體大舜欲並生哉之意量加寬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

則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此其大而要也伊尹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此其大法也夫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夫既立賢不拘其類而欲難慎如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人之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玉之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朽不害其為器也惟夫姦險娼嫉之人無所可指而能誤國大事者則不可用耳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所以任君子也往時人才自入仕途即專交結援置清要坐叢卿輔而乃私立門戶務為黨倒以排斥異才不使得用以是民瘼不知恤日壞民生困苦實由於此今我 皇上聽納

忠言痛革前弊均調內外並賢無方期得真才以輔至治大臣體國者日事薦賢明良相遇真足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矣然恐其間萬有一誤者則在聖心其難其慎而已至於可否相濟者匪徒君臣為然而僚寀之間見或不同相規相就亦當如是不以為嫌此臯陶陳謨於舜禹之前所以有百僚師師之說也更願 陛下以此時戒群臣使和而不同以共成我 國家無疆之休而已凡此經書大旨 聖明天縱經筵日講豈有不及而臣猶以為獻者區區芹曝之私不能自已也伏願 聖明俯賜採納天下幸甚

論聖王心學疏　　桂萼

臣惟聖王心學不傳久矣近　皇上親註范浚心箴臣不勝慶幸然方二三大臣爭爲稱頌之詞臣以爲文字太多或反爲聖學之累今則少息矣輒敢更提揭要義以効區區惟　聖明察焉夫聖學樞機全在此心主宰故謂之天君箴內所謂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爲無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職稟命豈能病心一失主宰則百體皆逐物妄作衆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將何處下手莫若收攝用功嘗警

省此心以爲主宰使件件俱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大者其小者不能奪中庸末云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正是此一件工夫總而言之只是一箇敬然人之持敬若從外把捉則方寸愈不定帖若裏面緩急迫則四體俱不舒泰皆未免別以一心來管此心當知此心是吾心主宰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常常存一畏底意思則一言一事自合道理此千聖相傳只是此心法所以古人於恭曰篤恭敬曰大敬沈潛蘊蓄只在心內用功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上以爲必如此乃厚而有力商高宗所以恭默思道而心與天通也伏乞 皇上體而行之臣又見

朱熹門人黃幹之言曰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歇故須爲宮室又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不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却全不理會爲之惕然非又見內閣題論皇上十六字箴臣於三十年前見得眞可配大舜人心道心十六字之傳授而內閣不知請尋斯語頗覺爲文字交相術道而所謂頭裁勿偏者盡邈然無所動於其中豈不深有慨哉　皇上之至意此所以論文論武雜然無定乃天下多事之端臣之所深懼也夫文武之實本無二道亦驗

吾心之所安而已柰何求諸此心者之不可得乎

論復卦月令二義疏　桂萼

臣惟　聖心潛然無慾可以對越天地更願默觀造化之原臣因冬至有感謹述經義大者以獻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大德曰生十月純陰天地生物之心閉藏而不可見及乎十一月冬至一陽萌動始露端倪交春遂發生萬物矣一歲之運則十一月冬至為復一日之運則夜半子時為復皆從靜中生出動來人心培養之深善端初發亦如是也雷在地中為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陽氣奮發而成雷冬至一陽尚微潛藏地中未動

先王順之是日上下各務安靜以養微陽禮記月令曰是日也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諸生者萬物之化機也蕩者欲動未動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君子無時不敬有事則敬愈至也處必掩身者寒氣傷人不可輕冒醫經所謂無擾乎陽也去聲色者恐耳目交於物引動其心而不得靜也禁耆欲者醫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瘟故遠絕女色甚嚴也安形性者外靜其身內靜其心內外交相養也事欲靜者百官皆安常守位不得有所興作勞民動衆也待

陰陽之所定者順陽之生使陰邪不得阻也臣推天地生
生之德貫乎四時而春意融融生意盎然彌盛嘗體驗之分明
吾心一箇仁底意思　皇上常念天地春生之德博大寬
舒惻怛慈愛可以覆冒四海而無難但此生意不始於春
而始於冬隆冬閉藏極於嚴密雖一陽萌動微露端倪而
全體隱然蘊蓄不泄至春蒸蒸既久生意充周雖陰沍寒
谷亦透矣故帝王之學莫大乎求仁而求仁之功必先乎
主靜伏願　皇上收斂此心截斷浮泛深潛蘊蓄不輕發
泄於言語文字之間使天地生生之德渾然在我隨其發
處擴而充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無一夫

一婦不在吾春風和氣之中矣此乃聖學淵微之妙曠千載而不傳臣謹將其欵條分八卦立中宮奇陽四鎮左當從進尚引首無事作何詞　皇上只一言指示而已慎勿以之上勞聖心也伏乞俯賜批答臣請次第陳上

皇明疏議輯略卷六

脩省上

脩德彌災疏　　展旒

臣等切惟災異之事自古有之顧所以彌之如何耳善治之君不以無災為可恃而患彌災之無術則災變而為祥矣昔董仲舒有曰天心仁愛人君故降災異以譴告之所以然者欲其省身脩德以為保邦之計也伏惟　陛下以聖智之資紹　祖宗之統良法美意固皆渙發於綸音厚澤深仁亦已漸被於天下然而地動之患始見於河南再見於湖廣遼東今又變作於四川宣府之城且屢震不止

甚至有舉軍民爲之驚疑朝野爲之駭異者豈細故哉又況數年之間邊陲之虜情猖獗內地之兵戈擾攘民困於轉輸兵疲於征戰如今春以來恒暘爲譴連月不雨天道未順地道不寧是豈無其故哉蓋以人道之未盡耳意者或忠良之見棄或邪枉之見用或言路之未開或壅蔽之未決或爵賞未必當功或刑罰未必當罪或遊宴而傷其時或征斂而病其民有一於此皆足致災而況臣等愚昧有負言職災異之興有由然也若復隱默不言非惟得罪愈深而坐視災變亦非臣子之所忍爲也謹按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天之怒也故先儒以爲人主

父母天地乃天之子父母震怒聲色異常為子者當祇敬恐懼思所以平格之也然平格之術豈在他求哉脩人事而已蓋天人相為流通人事得則和氣應而為祥人事失則乖氣應而為災此必然之理也古之時非無災異然當時賢君遇災知懼或求直言以聞缺失或避殿減膳以圖自新或省刑賜赦以洗冤濫所以雖有其災卒無其應但不警悟者則蹈於危地矣伏覩 陛下近因天旱虔念生靈躬齋沐以禱神祇 勅法司以寬刑獄固有以見脩省之誠矣然而災異之見未止此也切今北虜跳梁潛於中夏雖日進貢其實窺我虛實思患預防豈容或緩伏望

陛下思父母譴戒之意憫赤子驚憂之苦勤　聖孝以脩其身親賢臣以圖其治正直之見棄者進而用之霄愚之廢事者以禮退之開言路以通隱伏之情納諫諍以賁含弘之德一爵之賞必加於有功一刑之施不及於非罪遊晏以時而不過於流連賜賚有節而不至於妄費任將帥以練兵嚴軍令以肅衆凡天理人情之所欲爲而不爲當去而不去者一一舉行使兆民有所感戴天下有所徽望則人事無不修矣人事修於下則和氣應於上和氣應則天地之位甯萬物之育可計日而待矣故成湯因大旱之故責以六事而樂章洊豐文帝以地震之異躬脩德化而轉

禍爲福唐太宗吞蝗而天災自息宋太宗平刑而霪雨卽止　陛下弘天地之量寬斧鉞之誅俯察愚悃悉賜采行仍　勅在廷文武群臣及在外各巡總兵鎭守撫按三司等官交相戒飭思咎省躬修德政以撫民生整軍旅以防外侮一以慰黎黎仰望之心一以答　天地示戒之意庶使天意術而災變以息人心定而疆宇以寧矣

地震疏

馬文升

臣惟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間行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亦未有震開而裂水出將成河者也乃

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況朝邑縣南近陝西華嶽東連黃河而潼關之山實與華嶽相連潼關朝邑地震如此之甚則華嶽黃河必為之震溢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應況陝西乃關中重地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正月朔日地震有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榆林夷狄侵陵

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除痛加修省外照得即今北虜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狡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近年入寇少散搶掠專一攻圍城堡燒毀草束而用兵且精亦有號令觀其所存其志非小若不使之大遭挫敗遠遁陰

山或自相讐殺部落離散年復一年得我厚利獲我甲兵以彼之馬力藉我之技巧恐終爲中國之大患也仰惟

陛下宵旰勤勞厲精圖治雖古帝王亦不過是宜其兩儀奠位四夷賓服今陝西地震如此其異非常是皆天心人愛

陛下故示以警告之欲其早爲修省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紀綱未大振法令未大行文恬武嬉奢靡成風虜寇猖獗人心渙散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伏望

陛下祗畏變異修省刻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撙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惜浪費之縻念錢糧之空虛

止停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毋清晨視朝日奏事二次內官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以備三邊之無役 勅差官致祭西嶽西鎮之神將被震倒塌房屋及壓死壓傷軍民量給銀兩以為賑恤墳瘞之資及將所屬一應不及之務俱暫停止凡百安輯之方悉從舉行猶須操練軍馬脩理城池務使地方寧靜軍民獲安則臣亦不辜負累以勉留溫切之詔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應 詔封事　　　　鄒智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尤極

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
惟　陛下即位以來慨慨奮發恭儉勤勞攬斥宦官黜逐
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
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
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
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又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
之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與若
孔子脩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脩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
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
則其書之也殆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為深

心也哉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翕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辯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 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爲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

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剝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廉恥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狹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脩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　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

之所謂君子也　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靖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　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掎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

宗之國勢不根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　陛下槩其所既往諜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高皇帝爲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　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惕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亦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

酒或得以耳吾之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嗜臺閣湏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 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 陛下自點檢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欺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群臣對宦官言之群臣

爲陽宦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爲陽人欲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臣又聞今日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其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illegible]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推乎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甚大若又不待

不敢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若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奇獸亦不必亡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 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 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觀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 陛下

言之臣之精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都守條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為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 陛下為 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欽崇天道疏　　鄒智

臣聞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為之子者憂愁懼抑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之怒然猶未能改

過遷善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懽心以成大孝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遽肆然於一家之間為之廚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曾不思顧其主以爲長久計視其主之憂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爲怒矣夫天大父也 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小大之臣 陛下之廝養也今 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食不安爲 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已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臣不敢毛舉以瀆 聖聽請以今日之急務為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虛心留聽焉

大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輔之事 陛下之於輔臣有閒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 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 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甚於模稜怙於伴食又不知一二小人足以任事也 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晏殊懷奸挾詐飾偽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擅權前非方圖後効則

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
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
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　陛下察孰爲
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
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
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
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
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
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
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

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居終日迹若鵜鶘間有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譎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為此臣願罷黜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論議或詰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獻之以厚語使得罄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否則亦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德威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

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為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勳碩德顧削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礙其權倖如喧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踈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　陛下飭王恕之蒲輪儁強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布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

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　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禍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頃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内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　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

子爲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 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其章爲其書訓其字爲其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 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 陛下擴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

舉而已哉

應天以實疏　　賀欽

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略無虛歲而今年爲尤甚自
春抵夏或風霾蔽日或黃霧障天或狂風怒吼或日月無
光始則恒陰而少晴明既則久旱而無雷雨陰陽失序氣
候舛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修之所致歟昔
董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
譴告之者此之謂也於此見天心眷佑我　國家仁愛我
皇上欲其恐懼脩省以享治安於億萬年也頃者禮部尚
書姚夔等具陳災變之狀乞脩內外之政綸音獎其忠愛

且曰内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酌行此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之日陰曀頓然而晴明既而以久旱爲懼躬率群臣齋戒三日以答天譴此又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即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既息而後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豈 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群臣無應天之實心以助 陛下耶不然何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言之天之怒而變也甚矣而 陛下方且游樂是從吶喊

動地鼓砲震天其爲嚴蹕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蹶也甚矣而在廷大臣以及群僚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懼忤聖情 陛下以爲可行彼亦曰可行 陛下以爲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謇諤之節其憲憲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又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固感之之心有未實故耳伏望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絶痛懲前日既往之失亟須省躬求言之

詔篤格天之實心脩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宴之樂非所以克謹天戒也必實絶之而不敢爲無名之費乃所以暴殄天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内事之廢置所以正天倫繁本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恩澤之施經筵之講學所以明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止而求貫通之妙君臣上下之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日御便殿延接群臣反覆治道而貫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或在位則天事之蠧而當去也必察之於衆驗之於獨實以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令云爲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無不出實積天則之自然而無或遊焉如是而

復下詔以切責乎文武羣臣斥其怠事廢職之罪開其悔過自新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陳其既往之失勇以自改而勉乎將來之善務盡其實不事虛文其或過而不改善焉不勉黜官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則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以是實心而齋戒以致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桑林而大雨數千里必如周宣之靡神不舉而轉災以爲祥天心有不豫天道有不順天災有不息天澤有不降者臣未之信也臣猥以庸愚備員言責不能進盡忠言以裨朝政論列邪佞以除國蠹致茲災咎罪不勝誅夙夜憂惶無所容措若於此而復緘默不言

則刑求災禍必不止此雖萬死不足以贖方曠之罪矣因敢不避忌諱昧死冒陳伏惟　聖明察納而躬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大幸

除群奸以消天變疏　　　　韓文

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群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臣等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退思與其退而泣嘆不若昧死進言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非秋來視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劉瑾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

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作傀儡劇錯陳於前或導萬
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戲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
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今大婚雖畢儲嗣未
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葅醢何補於
事乎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
之　先帝以至　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
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竊
觀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
驗今瑾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

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乞告兩宮下諭百僚將此輩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盤長之業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應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邇者寢宮被災　皇上祗惕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仰見　聖顏憂戚伏聽綸音痛切無不感動流涕謂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懽慶兼至然自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惟臣言官奏論邊軍者僅裁千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首改今復處之

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 陛下感悟之心忽蒙而轉移之機復娛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罔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人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 陛下欲圖理與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存亂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佚逸遊近狎娛法度有失禮義削彰功賞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力竭外侮繼將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 陛下不急省躬以徵禍始而欲肆志以待

思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大之道今 聖躬單立 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宦官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釐廈細旃之上或狄邪褻之教不如文儒談諷于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 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爲忌 陛下尤宜早爲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大國事執奏當在大臣大臣順旨專乃寖敝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進則黨害制之

理義不宜奏兩請之辭上裁則制度不壞功實不繆名器可正其次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恥取容者併為罷斥而擢拔恬退謗求者置後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增殺富之甚治安之效此其大略要之大本祇在 聖躬夫言若切心何畏逆耳 陛下若以章疏煩數多濫亂 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名儒侍從尊卑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害開道禍福指摘時事激切心之言以悟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少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 陛下若體天

心之仁愛念　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徇常加矜勵務舉實
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致永綏九重之安長享萬
乘之樂憂勤于一時而怡豫于無窮　陛下何難而不為
此乎昔成王感于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于雉
雊之異是臻嘉靖之効　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
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取
哉

脩省疏　吳仲

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致災必有其由弭災必有其實不徒
遷善於上又欲改過於下不徒責善於下又欲陳善於上

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理自然也君臣得道則天地之和氣充塞而禎祥至失道則天地之乖氣戰薄而災異形陛下奉行天地之事群臣奉行　陛下之事凡陽不能以勝陰陰不安於從陽皆足以致此臣請爲陳之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宦官數十人裁抑內外冗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鎮守太監每每違例請勅侵越職掌而織造市舶之差亦漸次朦朧增復矣即位之初誅逐權奸數十人裁革錦衣等衛冗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武夫悍將毎毎驕矜剝削六軍怨咨而狐媚鼠竊之徒亦漸次朦朧傳乞矣即位之初查革各衛勇士力士軍匠數萬人天下

稱慶今則復有無藉之徒托名投充賞月支而利歸權
門矣郎位之初起用諫官老臣數十人天下稱慶今則議
禮諸臣有不出一言但以銜門列銜被斥逐而含冤負屈
者亦多矣臣所謂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所當脩省者莫
大於是先年大臣責難陳善同寅協恭者常多近來每每
招權樹黨甚者出位妄言挾恩肆志顯然可謂無忌憚矣
先年大臣進以人望退以自引者常多近來每每持祿固
寵甚者國法以彰家醜以露怙不為怪幾於無愧心矣先
年士大夫多廉恥近年有一美官缺公然爭攘多恃智力
之巧否以為得失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

良近年浮靡益甚日相倣效目為賢能者多逢迎幹辦之徒而月計不足月計有餘者反為弃材矣臣所謂群臣奉行陛下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于是伏望　皇上謹上天之垂戒究政治之得失凡百政事一如嘉靖初年遵舊制以抑濫請慎選將以肅軍政革冗員以節財用恕狂直以來讜言銷朋黨而嚴邪正之防重廉恥而勵進退之節進正直撫援者數輩以獎恬靜之風黜奸諂有跡者數輩以激循良之治悔過頒恩慎終如始君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則和氣自然充塞禎祥自至而災異自弭矣

遇災脩政疏　曹璘

臣聞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桀紂之世未嘗甚著蓋桀紂德不可爲故天厭而不知堯湯之主圖治方急天全其德變經以事故聖帝明王之興每遇災而懼庸君昏主之敗亦不聞天有譴蓋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無德天不譴告天何容心焉臣伏惟 陛下嗣登寶位號令維新紀綱丕振芟除奸惡洗滌弊病開諫諍之門拔屈沒之士朝野騰懽臣民胥慶堯舜之治何以加諸奈何近日以來星隕地震擊禁門 皇陵偶被雨壓屋脊脫頹南京內園失火狂天時閘霖雨伏陰旱乾水溢景寧白氣冲天大白歲星晝見此豈無故而然哉蓋將有以警戒

聖心即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人君也臣請考古驗今為
陛下陳災異之狀伏望　陛下俯垂聽納焉臣聞王政清
明則星辰順度地震天地不寧之象雷者陰陽擊剝之氣
即在人心之怒洪武禁門乃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前
門雷震此門上天之怒必有所在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
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之謂也雷者積陰所成雷於金
陵門而茂陵獨盛何也火者積陰所生賢佞分明官人有
序率由舊章愛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讒
夫倡邪勝正則火失其性今火於內園而狂夫發怒　祖
宗根本陵寢之地豈宜有此大變乎浙江景寧縣山頭白

氣如物飛騰白色屬金臣恐民貧盜起兵戈之釁將從此始入夏以來霖雨伏陰又不晴霽南京欽天監又奏白晝太白守辰歲星守巳臣愚以爲陰盛陽微之兆宦臣用事夷狄猖獗或上天垂誡異以感悟 聖衷者豈不至哉況今胡虜脅衛蕃酋出沒四方草竊潛謀江南職官叛逆言及於此良可動心然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宋景善言妖星乃退商湯自責旱化豐年仰惟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時正持盈守成之際身逢災異況在諒陰雖循省之詔屢下而災異之變未消臣愚以爲四方固可慮而蕭墻之[illegible]可不防邊隱固可念而腹心之疾不可不治然應

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避殿服素撤樂減膳講學不倦求言者思容權奸求直言簡輔臣擇將帥防夷狄之患急兵戎之謀如是則庶幾其可矣否則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疏囹圄赦鞭朴以縱罪戾臣恐上天之意未易回也洪惟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夙成嗣位以來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此則聞文學適未見之心也然不過經卷一開講章一誦纔畢下紳珊纓出中間豈無疑難而未聞天語之下詢臣僚欲就聽忌惻而未嘗玉音之賜問其是處文求務實效臣愚以為人主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一　祖五宗之付托聖子神孫之庥嘉緒宗社之靈長為臣民之歸極

端在講學一事又况經筵故典方舉而輒休甫行而遽罷人君舍此欲何爲哉早朝宴罷所接者非宦官則宮妾而已臣以經筵一事誠爲　陛下計笑歲時寒暑之來除去四月其間朝會祭祀豈無妨誤一年之中強半不學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如是而欲望聖學之日新　聖德之日就譬猶南轅而望北邁操曲木而求直影何可得也　祖宗艱難何所籍賴子孫無疆之麻何所引長宗社何由靈昌臣民何從而歸往臣願　陛下無拘舊例凡遇三伏隆冬各暫止一月其餘日期仍行大小之講大講即應日舉行小講則無日間斷萬一有疑乞垂清問庶使聖

明則與舜好問禹拜昌言同一揆矣　陛下雖深居獨行
亦宜凝神反觀恭默思道尋覽墳典留意蒸民恐韶光一
失不可再得大禹惜陰周公待旦良有以也臣又願　陛
下孝事兩宮思慕二親當飲膳則思其辟谷衣裳則思其
在笥安佚則思其依土懽樂則思其幽寂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思曰慎一日則持守之念堅怠傲之私亡　先帝
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矣臣於去冬已嘗潛伏勸　陛下
遵依禮制欽奉　聖旨許臣盡心臣今者每仰照　陛下
逢時遇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悵從官科宋余[illegible][illegible]人日大逢
時遇節慘然思親可也而未宜盛服經筵所講者聖賢之

書將以求諸道而明其理也當衷而不知與經典合否夫食稻衣錦孔門所忌放飯流歠孟氏所譏卽今梓宮方殯禰祖未乾臣愚不意　陛下大孝乃安於此臣竊惑焉伏見　皇上但漸淺已三年之間白駒過隙況乎富貴之享如日升月恒方興未艾豈爭數月之期而悅從時俗哉臣聞言路通塞國家之盛衰繫焉恭遇　皇上踐極之初人皆效言圖報雖蒙一槩容納未見毅然施行近聞人皆云聖上已有咈諫之漸矣且科道請復經筵臺諫之盛舉也而未蒙即賜俞允給事中賀欽勸學辭職臣子之至情也不宜方拔擢而遽准退去此則疏賢近佞惡直悅諛之端

也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允執初心堅如金石使讒言得進不為奸佞所蔽天下幸甚不然則指鹿為馬指烏為鸞人亦不復敢言之矣管子云君門遠於萬里　陛下位居於中孫立於上使非臣下言之萬一有潛藏隱伏奸宄狡猾之徒何由得盡其情狀乎臣伏覩　大明律內一欵凡軍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閹割火者臣有以仰窺　祖宗盛心即古除肉刑之意所以重絕人道也近年以來愚昧軍民因見內官富貴遂致故將子弟勦滅絕人理希爵賞為門戶

之庇因而死者未可勝數夫有疾而夫治世所羞况無疾
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今定律無信法令不行
淨身之徒往往多方求進或秉鈞衡或參機務或充鎮備
或管錢糧蒙主上以自恣或竊弄威權以怙寵剝削軍民
擾害地方背公比黨習以成風近年以來又設翰林院官
教訓內使儒臣由此而夤緣顯擢內官從此而曉解世故
假儒術以文奸懷深謀而誤國附虎以翼其不可不慮臣愚
以爲上天示戒災異屢出實皆由於此輩夫國家養賢將
以爲用也內官內使以掃除爲職者也三公九卿百司庶
職各任其事天子端拱於上臣僚奔走於下是也今 陛

下倚任宦官而疎斥儒臣則刑人不近竟託空言而股肱
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 皇上遵依我 祖宗成法政事
俱由淵衷裁決親近儒臣講求治道內官在內者止是守
門傳令不得干預國政華蓋教書翰林院官在外者一切
取回別用今後遇內使缺少行取抄沒幼童仍乞敕都察
院刊榜通行天下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
律議擬發落如此庶分不戾生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矣臣
竊聞甘涼以及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遲生邊報日至
虜情譎詐佯言進貢實覘中國其小王子叱甲思蘭哈密
朵顏等路連絡屬繘緣邊綿亘數千餘里萬一聲勢相倚

角爲寇禍害非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爲之計臣恐臨時噬臍無及臣聞鄰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知所爲心膽既大必無退怯乞勅邊方鎮巡等官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揀選精壯者給與馬匹糧料及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如舍餘處置仍厚加賞犒務使得所仍編爲什伍隨操有警則令其臨陣對敵有功者一體陞賞余有不濟事者今之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師費糧經過騷擾軍衛有司既困於送迎又苦於誅求爲害百端何可勝言臣愚以勞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儲何所不給又況京營軍馬素不習戰軍畏其聲勢

而不敢前馬嫌其氣息而不敢趕進以此觀之不如招募邊
火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計日漸入自然萬一醜虜入寇不
得已而興討罪之師京營止宜挑選精猛官軍令老練邊
官統之以往策應庶幾穩便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
天下民窮財盡水旱相承家無儋石之儲門有催徵之吏
典田拆屋賣男鬻女如是而猶累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強
壯者相聚爲盜矣乞勑該部查勘被災去處即與量免科
差老弱貧難量與賑濟毋令失所天下幸甚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前日戶承運庫內官奏言折糧銀不敷一季
俸鈔及訪得戶部收貯糧銀四萬餘兩太倉見銀僅有二

十萬兩古人謂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京師所積不足一年之用誠可懼也賈誼云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舉數萬之衆國胡以餽正今日之謂矣乞勑該部查算鹽引并各項見收錢糧多方措置仍將各處倉庫贓罰并積年條充吏典知印承差監生上納銀兩請差官分投查解明白及近年拖欠錢糧星夜催攢起運前來應用填實府庫其各處邊倉糧草如果缺少先儘解到腹裡倉場該納者即改撥口外催運前去務足幾年之用古人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者也夫以食足兵強固可殄滅醜虜而統馭之道要在將

師得人如王憲劉寧陳英等已蒙委任公論攸宜臣又訪得降級總兵許寧勇而有謀諳練邊事伏乞 皇上暫棄前過俾以署職令其獨當一面統兵殺賊後以父閑待罪之人幸玆任用必然奮不顧身以圖報稱然兵事不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慎也為今之計乞勅各邊鎮巡等官俱用蓄積糧草戒飭兵事伺察虜情練兵秣馬振揚威聲又嚴風火謹斥候以備之什伍依次恒如有敵不軌之甚則與之戰亦未宜輕舉妄動以損中國威重如是則可以坐致敵人之微而不致於挫衄矣

奉勅附言號　　鄒緝

臣伏奉　勑書以今月初八日　奉天殿災勑諭文武群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懼以回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群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上興上天眷懷遂加譴罰　陛下心存敬懼咨訪群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聖覽伏惟　少垂察焉切以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本所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實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　聖慮幾二十年功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

旣廣科派亦繁群臣不能深體　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藝措辦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以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為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畝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旣不得保其父母妻子家正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桑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代輸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迭衙征暴歛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怨嗟滿室且如前所歲買拮青綠

額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斂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青壹斤至萬八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貳萬貫鈔方得進收壹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以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為濫取之利而不恤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為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端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人民者京師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爲國之本謀

所以安輯之乃使群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牆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潦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　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横害下民如此其甚　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汙吏徧布内外剥削之患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

至無限量州縣官吏應答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爲奉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讒毀以爲不肯辦事朝廷不爲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污成風恬不爲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飢荒水旱相仍至剥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爲食而官無儲畜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

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秕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蠹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横恣不執常役游行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為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效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綵段鑄銅錢遣內官齎往外番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與人民領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陪償馬户貧困

則彼齎賞子女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群臣皆諫以為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令達旦胡人入中國賜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器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此番夷習俗既殊所性亦異豈肯背其本土遠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察之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即遣歸其本國不必留之以為後日子孫之患也至生員吾乞單丁待選因而護送遷發

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査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於宮闈禱祠之事亦宜罷絕無聽其疎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常條罪有無大于法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湔洗使之自新嘗爲京官者則除出于外勿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征斂科罰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饑荒之民則令所在有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户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爲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脉

今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欲為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為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脩禮讓必使之遂其生發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敘尊君親上之義則仕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而衣食足則人知廉恥思樂妻子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凶暴之風矣然此則人心和附天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

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絶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爲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實財用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食其祿稟使有以養其廉恥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致人心既和天命攸歸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衛戍紀律謹察烽燧以防邊警此又其所當爲於未然者也人君誠知此災變之極不可復有所遺作以重勞其民當齋宿恭詣陵

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　聖躬休息於無爲數年之後天
意既回始可爲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
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深之大計惟欲諂諛
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爲無害則誤　陛
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惓惓